

我与开滦医院

征文选登



开滦医院党委办公室

前　　言

值此开滦医院建院 110 周年之际，我院在开滦日报举办了“我与开滦医院”有奖征文活动，得到医院新、老员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积极响应，共收到征文稿件 59 篇，他们用热情洋溢的文字，回眸了历经 110 年风雨沧桑的开滦医院发展史，弘扬了开滦医院优良传统和历史文化，讴歌了开医人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展现了“两个文明建设”的丰硕成果，抒发了在开滦医院工作和就医过程中同事之间、医患之间的深情厚谊。现将部分征文辑印成册，以飨读者。由于时间有限，编辑仓促，难免缺憾，请读者谅解。

开滦医院党委办公室

2002年12月16日

目 录

峥嵘岁月——

风雨兼程	郭振武(2)
解放前的开滦医院	可凤杰(6)
我的学医行医之路	江泽芝(8)
我与开滦医院	汪俊棠(12)
我与开滦医院小儿科	江泽芝(16)
难忘的首例	张毓琦(20)
难忘的深情厚谊	唐兆翎(23)
在抗美援朝医疗队的日子里	汪俊棠(25)
开滦医院的巡诊医疗队	汪俊棠(28)
开滦医院——解放前就是好医院	马文淑(32)
开滦医院对国家医疗卫生事业的贡献	赵书林(37)
难忘的记忆	张彦中(39)
生命不息 追求不竭	邵英复(41)
师恩难忘	郭振武(43)
我与奋进的心内科	董克允(46)
一片冰心在玉壶	杜静梅(51)
我与开滦医院共命运	杨宝贺(55)
怀念妇产科的恩师们	马桂兰(58)
德技双馨 服务于民	郑湘林(61)
承前启后 开创未来	郭振武(64)
1937年，我在开滦医院参加革命	李尚武(67)

开滦医院进步青年在冀东抗日大暴动中 李尚武(70)

杏林春暖——

我给开滦医院当“医托” 白凤山(75)

医 缘 崔贵嵘(77)

走进开滦 感受春天 王立新(79)

不解的情缘 黄素英(83)

我的生命在开滦医院延续 侯占友(85)

开滦医院 点亮了儿子的生命之火 韩绍芹(87)

值班电话救人一命 刘 柱(91)

因为你们 我的生命如此美丽 李艳辉 祝雅丽(92)

开滦医院给了婆母第二次生命 侯秀玲(95)

神经康复给我们带来希望 章 恒(97)

医苑情结——

我骄傲 我是开滦医院神经内科人 元小冬(100)

生命因你而精彩 陈迎春(103)

让平凡的工作在岗位上闪光 朱晶山(106)

爱到深处德自高 常延河(109)

可爱的开滦医院 乔建民(112)

我为开滦医院而自豪 王冬梅(1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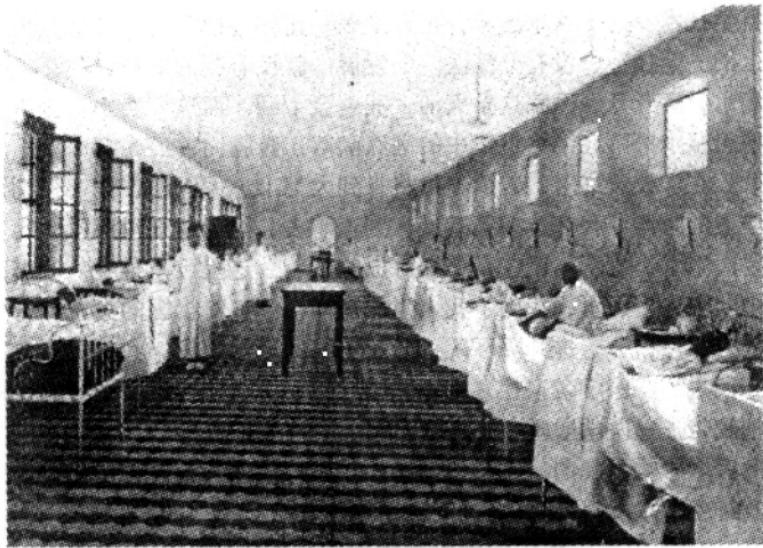
我与开滦医院同行 崔 艳(116)

附一：开滦医院让我感动 董泽民(118)

附二：“我与开滦医院”有奖征文启事 (121)

附三：“我与开滦医院”有奖征文评选结果 (123)

峥 嵘 年 月



风 雨 兼 程

郭振武

我1955年山东大学医学院毕业，国家分配到开滦医院工作，至今已是四十七个年头了。回想这几十年来，我从一个医科大学学生，成为省、市肝胆病学科的带头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科学技术专家。饮水思源，把开滦医院比作一棵大树，我就是树上的一个枝芽，没有开滦医院的发展，就没有我的成长；我是一滴水，离开开滦医院这条大河，我就会干涸。而这一滴水，会折射出整个医院在半个世纪中的潮涨潮落，奔腾向前的光辉历程。

在学校读书时，曾憧憬过将来到大都市、大医院工作，但到毕业的时候，我却选择到基层，到工矿去，因为我知道那里太需要医生了，我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里已是早晨》等书中的主人公那里，找到了我人生的榜样，怀着对祖国的赤诚和青年人的热情，走进开滦医院，开始了我的医学生涯，我永远不会忘记是那些医学名家杜万亨、陈敏、陈锦榜、汪俊棠等老师们，把我带进这医学殿堂，是许许多多前辈以他们高尚的医德、精湛的医术影响了我的一生，他们对我的真情关怀和谆谆教诲，成为我终生追求的目标。

1957年春，我被调到废井排水的马家沟矿工作，要在这一片草比人高的地方建立医院，担当起矿山的医疗任务，当时生活条件艰苦不说，主要是没有上级医师，没有手术室，没有血库，

连蒸馏水都天天用小驴车到唐山总医院去取。对一个刚刚毕业一年多的学生来说，开展外科工作该是多么困难。正因如此，需要我全身心地扎根矿山，我的人生就在这里延伸，我的事业就在这里起步。记得有一天我在矿上开会，听到广播说井下有人触电，我忘了应该先换上工作服、安全帽，到灯房支灯再下井，我知道触电是需要分秒必争地进行抢救，我就直奔井口，说我是医生，现在要到井下急救，工人们在罐笼急速下降情况下，给我戴安全帽，给我穿雨靴，给我矿灯，带领我跑到现场，而一个年轻的工人已经牺牲，我非常难过，悔恨自己来晚了。工人们握着我的手说，你没有来晚，你是好样的，有这样的大学生，我们感到高兴。这个场面，引发了我深深地思考：想成为心胸外科医生的理想，要重新改变，创伤急救成为我迫切需要解决的新课题。书到用时方恨少的深切感受，激励我发奋学习，一天当作三天过，除了每天读书到深夜，勤钻苦研以外，经常利用到外地开会的机会，到书店买书，遇到问题到总医院找上级医生请教，我还组织全院医务人员技术练兵，做动物实验，以休克作为重伤抢救的重点。1960年连续发生三批烧伤，我就住在医院，守护着伤员，在局医院和全院同志们的努力下，全部成活。在紧张医疗的日日夜夜，我经受了锻炼，增长了知识，与工人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在重伤抢救工作中，我总结出作好思想、技术、组织、物质四准备。在以后的几十年中，重伤抢救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为矿山安全生产作出了贡献。

经历十年浩劫与地震灾难之后，祖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大跃进与大磨难，使我认识到个人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紧密相连，没有祖国的强盛，就没有自己的一切，个人只有在事业的发展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1978年我任马家沟矿医院技术副院长，1982年任院长，尽快改变医院面貌的期盼，成为我积极工作和刻苦学习的动力，从严格医院管理，实行聘任制，医院对外

开放，建立肝胆外科病房，胆石实验室，坚持中西医结合的方向。在领导支持和大家的努力下，医院工作有了很大发展。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腾飞，深切感到只有抓紧时间学习，更新知识，才能适应医学快速发展的需要。在简易房中，没有桌子就用缝纫机，没有台灯，就站在路灯下学习，以百倍的勤奋，去弥补失去的岁月。审视临床医学专科医疗与多学科交叉的新趋势，我确定以中西医结合肝胆病科为主攻方向，又一次成为人生征程中攀登高峰的新起点。

1985年我被调到局医院工作，当时我单人住在招待所，经常耽误了吃饭时间。生活上的不便，被忘我工作的热情抹去，但来自莫名的诽谤和羁绊，使我不能顺利开展工作，心急如焚，历史使命感和时间紧迫感在不断勉励和告诫自己，人生没有回头路，只有发奋才能走出低谷，跨越坎坷才能迈向辉煌。于是我决心创建肝胆外科，作好学科带头人，大力提携后人，形成一个优势群体，打好专科发展的基础。我没有病房就在普外设12张床，和大家齐心协力，克服重重困难，很快改变了学科的面貌，赢得广大患者的赞誉。1986年成立唐山市胆石病研究中心，肝胆外科成为局医院的重点学科，我清醒地知道，创业只是开始，不断创新与创优，才能生存和发展。肝胆外科以胆石病为突破口，进一步开展肝脏外科、胆道外科、腔镜外科、介入治疗、基础研究、中西医结合，形成多学科的综合优势，走上医、教、研全面发展的道路，连年取得国家、省、部级科研成果10多项荣誉。我研制的中药“胆胰和胃冲剂”，在治疗胆囊炎、胃炎、胰腺炎方面，取得良好效果，开创了中药预防胆石复发的新篇章，我特别注意引进新知识和新技术，运用中西医结合，把胆道外科与重症医学相接，不断开拓新领域，不断把学科提到新水平，先后10多次参加国际学术交流，为国家赢得了荣誉。

1993年我退休后，非常珍惜自己有幸能搭上新世纪的末班

车，不敢稍微懈怠，连续完成了“四个二”的任务，即培养两批人；写两本书，1996年《实用胆囊外科》、1999年《胆道外科疑难危重症学》先后出版发行；办两件事：1999年4月建立中西医结合肝胆病科和河北省中西医结合肝胆病研究所，成为河北省肝胆病的医疗、科研、教育与学术交流中心；研制两种药：胆胰和胃冲剂和脾肾益肝冲剂。在我为之奋斗的事业上，跑好自己的接力棒。

回想我在开滦医院的几十年，虽历经磨难，但看到肝胆病科随医院的发展而发展，一批新人在茁壮成长，心中感到十分快慰。瞻望未来，为医院明天的辉煌欢呼，并不断鞭策自己：“更知韶光贵，奋蹄勤耘耕，漫漫创业路，风雨正兼程”。

(作者：主任医师，原开滦医院肝胆外科主任，现河北省中西医结合肝胆病研究所所长，享受政府津贴有突出贡献专家，2000年获唐山市市长特别奖)



解放前的开滦医院

可凤杰

我是1940—1944年在唐山开滦总医院附属唐山开滦高级护士职业学校毕业的，那时我刚一踏入医院大门实习时就感到这家医院是一所洋味十足的医院。总院长及内、外骨等科主任医师都是英国大夫，总护士长(女)也是英国人，副总护士长(女)是瑞士人，他们都是高级员司。医院全部使用英文，甚至连患者的名字也是用拉丁字母拼写的，所以在医院里工作根本见不到中国文字。这是一所纯英国式的医院，医院内的病床、医疗设备、药品、医用印刷品等全部由英国进口。

在阶级社会里，阶级的划分是非常严格的，总院长及科主任派头十足，一般的中国大夫及护士也说不上话去，中国大夫、护士、事务人员及工人之间也存在着等级观念，员工们共划分为五个等级：1. 高级员司；2. 高中级员司；3. 中级员司；4. 低级员司(里工，月工资制)；5. 工人(外工，日工资制)。外工是社会底层中最穷苦的人。

护士非因公不得进入护士办公室，应经常在病室内做护理工作，如给患者剪指(趾)甲、泡脚，给病人梳头发、擦洗病人小桌上的壶碗等工作，总之在上班期间必须找活儿干，不能休息。

医院规定住院患者一律不许家人伴守，对生活不能自理的患者全部由护士护理，主要有以下几项工作：(1)每天早晨给患者

洗手脸；(2)饮水喂饭；(3)每24小时搓背六次(用95%酒精及滑石粉)；(4)每周在床上给患者擦澡一次；(5)患者大小便时由护士取送便盆，并给患者擦(或洗)屁股。在我的记忆中，我亲历过两位男护士被开除，一位因坐病人床上，一位因不听吩咐。还有两位男护士工作了两三年后，因厌恶医院的封建统治自动离开。

(作者：开滦医疗集团林西医院离休员工)



我的学医行医之路

江泽芝

我在中学时期，对文学很感兴趣，喜欢阅读文学著作，能写一些散文和小说，自认为有文学方面的才能。高中时曾想选学新闻系，但后来了解到新闻工作与社会有广泛的接触，要参与社会的一些活动，与我的性格不符。当时正当抗日战争时期，我远离家人，只身流亡，在国立二中念高中，眼看高中即将结束，要选择一项职业，能够维持生活。当时同班同学张贞德的哥哥是学医的，在抗日战争的后方贵阳还开药店，使我觉得医生是一种自由职业，有本领行天下，不受排挤，所以我报考医学院。当时的教育部主持高校统一招生，我考的分数仅够录取线，结果被江苏内迁的江苏医学院录取了。该校址在重庆附近，就是我所在国立二中女子部所在小镇，我当时别无出路，就进该校当了一年级大学生。过去西医学派分英美与德日两派，英美派用英文教科书，接受英美医学，德日派用德文教科书，接受德日潮流。江苏医学院是德日派，大学一年级的课本绝大部分是德文，从字母学起，一年级的其它课目如生物、物理、化学等占课时很少。二年级重点学解剖学，需要用标本、显微镜等。另外还学骨骼，同学们挖掘孤墓里的骨骸，加以处理，就是标本。实习用的显微镜也很少，不能分到每个学生手中。我在中学的同学当时在贵阳湘雅医学院学习，我与她通信，知道她那里设备好多了，老师多是资深的，

设备也较齐全，我就动了念头想转学到贵阳的湘雅医学院。当时我家人四散分离，哥哥在重庆大学念书，母亲孤单一个人住在重庆乡下，她不愿我远去贵阳，但我去意已定，与母亲交涉多次，甚至声泪俱下，终于我单身一人搭上了去贵阳的长途汽车。当时湘雅医学院招三年级插班生，我在江苏医学院念了两年，正好应插入三年级。谁知后来了解到这两所学校教课进程不同，有两门课：寄生虫学与分析化学在江苏医学院尚未设课，而在湘雅医学院已讲完了两年的课程。我考虑这两门课没法补上，就主动要求重念二年级，就这样我从二年级念起来。湘雅医学院历史悠久，设备齐全，原由美国耶鲁大学基金资助，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美国中断了资助，学校申请教育部接管，改为国立，不收学杂费。我申请了“贷金”，即补助伙食费，而自己在校内勤工俭学维持度日，就这样我当上了“流亡”大学生。

毕业后，我认为最好的挑选是留母校，由住院医师做起。选哪一科呢？医院内、外科一般不收女医生，只有妇产科、小儿科和眼科收女医生，我选择了小儿科，因为我认为小儿生命旺盛，但又容易罹患疾病，让弱小的生命健康成长是很严肃愉快的使命，我挑选小儿科，向老师提出申请，老师居然首先接纳了我，1946年6月，我提前应聘了长沙湘雅医院儿科助教。1951年底，我爱人劳远昌由英国学成回国，应聘到他的母校唐山交通大学，我由湘雅医院调至唐山，1952年7月即开始在开滦医院儿科上班。

我到开滦医院儿科时，当时医院由于缺乏医务人员，选了一批高级护校毕业的护士，集中培训，分到各科做医生职务，称为“医助”，从写病历，检查到处方。分到儿科的几位都很认真努力，进步很快，逐渐承担起诊疗工作。她们不是“住院医师”，是8小时工作制，不住院内，昼夜分别轮值8小时，下班后回家休息，所以对病人的观察处理都是在班上，我认为他们对病人是

“横向”负责。我对病人是“全向”负责，对所有的病人我都负责，任何时间，需要时我就到位，每个病人的病情都要了解。每天晚上上床后，脑内要过一下，哪个病人问题没有解决？可能发生哪些变化？明天应该如何检查、处理？每晨8点，医护一块交班、查房、开医嘱、赶赴门诊。一般门诊先有一人开诊，与我共同完成任务（每日约百余门诊病人），下午开会或做医疗操作，每周有业务学习与政治学习。

我早年在校学习用原版英文课本，老师用英语讲课，上课时我们边听边记笔记，晚上对笔记，看参考书。在长沙工作几年，图书馆的书刊杂志可借阅，解决问题。医务工作需要“充电”，我到唐山后缺乏图书。我爱人在英国读书及工作时，留存一部分钱，为我订阅英国医学杂志 *Lancet*（柳叶刀），按时寄来，直到存钱用完。以后我订阅国内有关杂志，从未间断。我认为医学的内容非常广泛，而且日新月异，必须跟上时代。我在长沙时就参加了中华医学会。到唐山后卫生局派专职干部组织成立医学会，我们老会员当然成为骨干，我担任了儿科组组长，研究学习课题，组织讲座，请市内外专家讲学，逐步提高唐山市儿科工作者的业务水平，也加强对外的交流。

儿科医生服务的对象从新生婴儿到14岁儿童，各年龄阶段有各自的特点。婴幼儿不会说话，不能表达问题，发烧往往是第一信号。其他为啼哭、拒食、嗜睡、气促、呕吐、腹泻，重则惊厥、休克，家长可提供情况。医生观察要特别细致，思路要广，能抓住关键。病儿的精神状态特别重要。若精神好、眼有神、对外有反应，肯定不是重症；相反，若精神不振，嗜睡或昏睡，要看肤色，有无皮疹。婴儿的哭声，也有区分，饥饿时软弱无力，颅内压高时哭声惊叫。患儿的呕吐物及粪便、尿液，医生都应亲眼观察。对重病儿我多坐在床侧守护观察，随时测血压、呼吸、脉搏、颅内压、瞳孔。患儿哭闹，你不能慌，要细心、耐心、还

要有爱心。对患儿操作，如各种穿刺，技术要过硬，要稳、准、快。我见同志穿刺细血管不熟练时，就找来兔子，看它耳廓上细血管练习穿刺，熟练的技术，一针见血，减少患儿痛苦。在确定诊断后采用适当的药物，如治疗效果不佳，要找原因，从书本查找，各方面会诊，现在辅助检查为血相、X光、B超、CT等考虑选用，但不是大撒网。病儿的变化与我的心紧紧相连。我愿经我治疗的孩子都顺利康复，家人抱孩子高兴回家，这样我的心就会甜滋滋的。有时孩子不幸夭亡，家人悲痛，我也难受。家长有的通情达理，能够谅解，有的不理解，恶语相向，拍桌砸门，真令我委屈。我就在苦、辣、酸、甜中，风风雨雨，过了 50 多个春秋。回想起来，无愧无悔。对得起老师的教育培养，教会了我治病救人的本领；对得起党的教导，让我怀着为民服务、不计报酬的精神。我就这样干了一辈子儿科医生。

(作者：主任医师，原开滦医院儿科主任，享受政府津贴有突出贡献专家)



我与开滦医院

汪俊棠

我1948年上海震旦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到北京（原北平）一教会医院工作，1949年6月来京东煤都，其时开滦医院已闻名遐迩，经友人霍宏曦介绍任住院医，当时外科有陈锦榜、霍宏曦和我。骨科有魏普雷、许延绍、李宝魁。魏普雷不久回国，陈敏前来任职。杜万亨任唐山区医官兼管外妇科业务，陈锦榜任外科主任。

其时住院医实行24小时责任制，要求较为严格，除及时完成病历外，要做三大常规检验工作，对重伤、重症感染、急腹症患者尤须密切观察，随时可发生险情，稍有不慎即有生命之虞，真是胆战心惊。每当手术更需加倍注意，各种手术操作步骤均需做到心中有数，配合默契，要求准确，不可有丝毫的懈怠。

开滦军管后，当时的军代表张毓琦（主治医师）深入病区和门诊，察觉到院长、主任对青年医师培训较为保守，提出建议、亲自参加临床指导，并为诊治第一例胆道蛔虫，亲自手术示教，以后并指导我成功地完成这项手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平时对我等关心备至，经常进行临床讲解有关急腹症的鉴别诊断，提高了我们的诊治水平。但不久离开唐山，分别时真是依依不舍。

自此以后，院长、主任才比较放手，鼓励我们要努力学习。

杜院长曾叙述有一位经朱宪彝诊断为脊髓压迫症、椎管肿瘤病人，经他手术治愈，并给我看了标本照片。自此例诊治成功，沟通了思想，消除了彼此隔阂，增强了团结。他告诫我们科室间必须要团结协作，相互支持，协调处理彼此间关系（所谓协和精神），才能取得成功，勉励我们要勤学苦练，加强临床实践，实践出真知，但必须科学求实，反对自以为是，有错要改。平时语言不多，但语重心长，谆谆的教导，对我的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50年代井下工人患疖病较多，影响出勤。我在温淑媛及车间医协作下进行了调研，原因很明显，源于旧社会外国人对工人劳动卫生漠不关心，主要是窑衣潮湿所致。于是采取烘干处理，以后又改由矿上统一供应工作服，很快制止了疖病发生。大跃进年代工伤较多，如何加强院前急救？经与赵书绅及保健员协作，院前对重伤及时输液增加血容量防治休克，以后又推广应用简易呼吸器改善呼吸功能，对危重工伤抢救起到重要作用。

为适应形势发展需要，我于1954至1955年去天津结核病院进修胸外科，回院后首先开展肺结核胸廓成形术、胸膜剥脱等手术。初期麻醉工作不是一帆风顺，最后得到领导支持，加强专业人员培训，先后开展肺叶切除、食管癌切除、纵膈肿瘤切除等，取得良好效果。第一例肺切除成功后，引起了矿区各医院的震动，有一天王之桐主任来唐，在医院大门口相遇，他连声称道Wonderful（谐音是汪大夫，意思是好极了），祝你成功。我回答说谢谢您的帮助。

60年代初期，随着全国各大医院心外科的发展，内科孔繁瑞在检验科、放射科配合下开展心导管检查诊断先天性心脏病，以后得到刘震华教授的指导，开展先心病的外科治疗，取得初步成功。后因条件不具备而中止。

记得有一次我院来了一位在车祸中受伤的患者，经查左胸重